聲律關鍵

第七韻

古者

聖遺餘育萬物

[illegible]極摩分之際觀生民始立之功唐堯衣裳而黃帝宮室神農

[illegible]羲佃漁雖乃心之攸寂捨此道以何如不惟陶鑄於萬室抑亦

[illegible]六壓布為行革之仁旁加草木推作中手之信徧及豚魚

[illegible]是天以易心

[illegible]真於先天之始求聖公於體易之初夫未書契則易忘於詐僞

[illegible]則執耽於佃漁濟民之具尚取諸卦遵民之性豈離此書俾

顏一洗以何如遂令秦火莫焚益見淵源之遠漢儒能準亦

[illegible]綵

[illegible]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試古者盥服端處正臣親口口矩準繩左右是取盤盂几杖誡銘必陳誠知

理亂之攸出深懼操持之未純奈後世求民之切而緩於求己責

躬之薄而厚於責人皆有常書歎讀形於孟子不能自治誅徒切於

平準

取正於經定大號

蓋昔者神農之稱實因於耕稼包羲之名蓋始於佃漁或因土德之爲瑞或以地名之所居伊文籍始生猶且取此況謨訓具在豈容忽諸是宜參考有自揄揚匪虛佐彼光明推抑陳於子厚騰其英茂藝更饕於杞妃

古者後世

什一去關市之征

蓋昔者掌之非無人也不以牟其利譏之非無法也止以防其姦柰何周制既墜古風不還漫經界而田賦已紊就龍斷而民生愈艱遂令惟在食租卜式貽譏於坐列取其樂暴孟軻深嘆於爲關

仁人正誼不謀利

噫三代而上出於正性五伯以來無非假仁齊祓何心也責楚之失職晉文何意也納一工而示民義未臻於一羽利已重於千鈞不然何以伐衛侵曹專逞戰攻之力斡山煮海一從措克之臣

儒以經術飾吏事

噫三代而上任學合而爲一兩漢而下儒吏分而不同故奉三尺者無取於言道而貫羣經者自稱其少功必欲迹古人之道固宜心載籍之中因其文教爲風教之粉飾推其學業極事業以磨礲且異夫晁錯得君反用申韓之術曹參治國護誇黃李之風

文德帝王之利器

抑嘗論上世以來文武之道則一三代而降軍國之權始分喜功好大者徒自困於鋒鏑尊德尚柔者或勧拖於斧斤豈識帝王之尚曾何本末之紛所以太宗言海内之綏不專以武孔子論遠人之服有曰修文

王者以民爲基

是基也三代而上深得相維之要中古而降莫明所本之因虛開海内而彊護開漢力窮閭左而城徒築秦豈識維持於洪祚要先培植於斯民獨不見業由太禹之爲尤資固本命自成王之宥亦在宜人

法令人之隄防

抑嘗謂上世以來道勝而法泯三代而降法滋而道睽滕刻口斯而更

變若鞅輕重如湯而高下如犁豈識古人之忠厚自忘民俗之奢述所
以政本不刪悉人成湯之巍刑期無用執瑜虞舜之陡
聖人一視同仁
抑聞之王者大一統當示寬容之量海内爲一家何分疆域之嚴其余後
世第修小撫或南征閩越以遣助或□□□□而使恃見若是小愛何以
蕪當有以交鄰姑結金繒之好使從之如市何勞襟項之靈
渾天儀
蓋是器也創於舊則羲仲和叔造以圖則鮮于下閎雖立制之從古遂鑄
銅而自衡案何或銀錯以求巧或木爲而妄更意則祇異術其昌精色
加采氏之三謨殊其用渾置唐人之四徒詭其成
聖德開太平之器
是路也天開地闢坦若常在帝騤王馳效焉甚明三代由之遂躋世於
熙洽五伯塞之第驅民於戰爭間或武帝頗治太宗致平桑其德之尤
歉僅厥功之小成謾勤董氏之言治由茲道空澈鄭公之論道勸其行
天子游六藝之圃

吾故曰昔帝今王同此一道天理人欲判然兩途奈何書林不閱而溺志上林之獵文苑不觀而甘心春苑之娛苟能尊經未必至此以是爲圖其諸異乎盍知爲沼之章故能樂此不念即田之訓而且盤于

後世

什一去關市之征

惜夫井田廢而善政日泯賦稽去而民生孔艱法更於魯甚至於履畝商在於鄭或輕於請環上失其口人滋以敍宜賢者之有感悼古風之不還是以有若興嗟盍反足民之徹孟軻發歎切思禁暴之關

樂則韶舞

故夫子嗟聖治之邈邈慨餘音之寂寥佾舞陳而季氏何僭女樂歸而魯君不朝聲未離於亂雅意孰知於紹堯幸而因顏淵發問之初遂言放鄭適齊國感慨之日又喜聞韶

聖主言問其臣

自後世任臣者或以過抑恃己者失之自尊朝廷萬務幾若簡忽公卿百職莫從討論事決於燕私之際令刑於更改之煩不曰語默攸係興

奠所存猶幸賈生晉切愚忠之對柰何晁錯反為覯事之言

養民之本先六府

自後世增金徙木無復王化鑿山煑海第為利謀典籍焚而灰歎秦冷戶口耗而粟徙漢搜不曰世所永賴用無不周雖天理未始或熄而君政莫明所修盡愚夫幽什七八章皆古者重農之意繫辭十三卦乃昔人致利之由

毀周井田制軍賦

惜夫先王良法曰就湮沒後世私意時乎變遷始壞於宣公之稅畝再隳於瀛氏之開阡甚而羽林飛騎兵也冗甚司農少卿財何匱焉非其有昧於單政意者莫明於井田嗟搜粟何為都下樂雄材之武幸留屯猶使嘉中興脩德之宣

名器政之大節

自後侍中左貂而恬寵閹內幱華而胃名不惟將軍皆且翁醉甚至樂工玉猶濫鳴政之大者轉以為小者所重者用之反輕又安德得以懋官瀸竞毅於湯后功非命義丕乃立於周成

設虞侍賢

是虞也隋用三十六而正士益屏唐增七十二而忠言浸疎蓋古者以此為格言之具而後世用之於宴樂之餘閒若夢想賢士則光武留意尊顯賢士則高皇有書雖好諫之意僅有存者視刻銘之事抑何意於

善旌謗木通治道

後之世情不下達意非古同監謗未已且重以族謗之法納善不聞況追乎拜善之風彼有事欲言尚不可得況寓物導諫使之自通

聖人道之極

獨奈何異端浸以鼓唱正理幾於斁淪溺清虛者惟佛與老尚慘刻者匪韓則申孰盡常行之用孰存索至之神念道原未闡於斯世幸天意既有開於聖人奚施可臻此歟異武帝欲聞之要所行顧何如耳小太宗既放之仁

御天下者正六官

宗後世官大定制名徒美官驃騎置將軍而第逞遠略驕乘寵近習未寢開弊端間若世祖建六曹之職唐宗分六典之官員雖僅存意則

已失要且未執御焉亦難盡政夫設以佐王斯得馭民之統命非咨汝昌
彰臨下之寬
渾天儀
惜夫世歷而久制削以輕政用鐵儀法以非正惜爲木儀意焉盡更閒若
宋有錢氏其資舊衡雖參舊說以爲用然未踰時而不行陋仲壬掘地
之言敢從而駁幸晉史用銅之體猶得其精
仁人用國日明
自任智之多變而宅心之未純潛師於晉口甲於楚誘邊者漢愚民者秦
彼雜乎智術可暫以一勝此伏乎名義雖久而益伸幸而曁至河西咸歎光
皇之見道通沐若盡開武帝之仁
哲王厚下以立本
後世予民之意太薄爲國之謀有餘甚及會斂齊既悟甚視若草菅秦
何脉歟所以欲其反本則孟軻仁義之説識其背本則賈生痛哭之書
澤不下及治難古如竹木有征漸致勵階之梗舟車亦筭終令戶口之虛
王之紀綱在制度

奈之何治統失而事委於徒法彝憲壞而弊弁紛於自叔賈生言疏闊由
借擬之後夫陸勢述馳舉以屏藩之日滋嗟古人經畫既不及於修復而
儒者議論又莫聞於該施本則奸夾政其殆而嘆果總權宜有再傳之
遵奉唐能為法果令後日之扶持

舜用中於民

彼有所尚者忠未幾而變質所持者猛無何而復寛求以便俗俗莫能便
急於安民民滋不安由其執之而不要是以用之而愈難胡不考古之盛
即虞以觀本時中之一道無政術之多端想夫美化光前繼康衢之堯詠
遺風流俗為民極於周官

王建路鼓于寢門

嘗慨置鼜雖建而秦禁辨尊卑之勢驛焉亦擊而漢廷分內外之臣
故奈事咸陽門留者三日上書金馬門召於一旬外廷且難至何有路寢
下條備爾隔況乎細民

聖人之道猶日中

獨奈何狂者有倖行之悔拘日惟執一之循孝莊夫之異則高曠是慕中

韓尚乎誨則罕汙以求非彼焉始見盡殊吾道持過興不及卒歸未流使其折衷於大聖何至沓迷於晚周誰能執以用民出彼姚虞之照所幸傳之在下暴乎夫子之秋

奈之何羇於春秋而晦於戰國散於漢唐而蝕於暴秦若佛若老曰韓曰申非偏見以眩俗則邪辭之瞽民豈異端或害於吾道亦叔世不生於聖人然羣心之用在羣目以无異彼衆說之小視衆星而則均

聖賢在位風雨時

獨奈何聖王不作莫甚春秋之世天變屢興或形列國之篇歌南風歌北風而嘆以不覩書閔雨書喜雨而幸其有年是非適至之灾異抑亦未逢於聖賢

三品成九州之賦

自夫世不知古法難適平碩凰太重攘雜請輕甚至舟車之算濫加關市之征於三品之義恬不之察則九州之賦若何以成

周道其直如知

自夫世變於洸濊之後道睽於渙散之餘人恐不傷而流入申韓之慘思

莫能矯而甘為黃老之虛且未委曲難行芳周之礼聲弃難考芳周之書然太公至正道自若也而反直為曲誰之責歟安得從困於譚不起大東之刺所幸風遺於衛尚能有道之如

禮之用和爲貴

惜夫王制浸以非古人心弃而不知極餽輙拜使已勞甚脉死後請貴人過奇燕飲則司過職斜祭祀則酎金罰多非以和濟其如礼何甚而貴喜則離安有家人之唯諾誹謗者族况求廊廟之賡歌

四始詩之至

自先王之澤軒而文不復粹詩人之語異而道因口濡五言肇於蘇李之手八病興於沈謝之時雖所謂賢人君子之作有不及小夫賤隷之爲

堯舜遇民信

後世烈劑長質欲示信而信愈不足束矢鈞金欲防詐而詐將益紛鄭質何益柯盟亦勤與其情合於睽違之日孰若心亡乎爾汝之分

見宗陳天下之誤

乃若五月朝王所特列國之作誓六月如京師何陪臣之不恭曾鄭伯會

齊侯於自聃悶盟翟泉盟鷄澤第圖戰攻誅非天下從己利之非計時雖
夏月豈古人之日崇王不能尊何取衣裳之會言無所奏有慙車服之庸

八蜡記四方

竊歎夫古者重農故重國饗後世為禮止為故常臘祭講漢壇祠學吾然
年之上下不以此祭事之紀載將何所詳盡思藏祀之有地正欲因時
而辨方有如畢紀乾封寧不愧書之筆甚至貿兒口分豈皇歌豐
報之章

聖人以是

聖人以是端帝歷以天下拱率民星而影隨有師尹之日方各稽所掌有卿
士之月方成欽乃司彼分職布治閭有其屬而舉綱撮樞責之者誰於是
資爾尚書尤謹國家之任賴乎宰輔亦嚴管籥之為

北斗七正之樞機

國者天下之大器

王者以是動秉其介居防剝蠱化解不調之瑟智先未覆之車器莫大
者吾能保諸且其泰定遂微輕若鴻毛之舉漢邦浸弱分為鼎足之居

乘圜如桼航

故聖人動貴持守居懷戰兢謹此臨民之索張其聽政之繩揖以桼徒而

衆力交濟維以禮義而仁心足憑恐務令邦本之益壯烏有亂階之可乘成請

知艱水尚思於攸濟文王不暇岸亦見於先登

風雨霜露無非教

故聖人仁風翔於渙號之日教雨敷於解作之時澤廣蓼蕭之及繁无正

月之悲若曰天不忘予既隨寓以皆教予或負天又曷承其所為當謹面替

之若孰云天遠之維

華髮為元繩

王者以是靈杖加禮安車示恳起皓首於逃漢來白頭於鈞磻又何必三千

歲兮藏骨楚國七十筴兮剖腸宋元妙簡人望研深化源當務乞言持謹

問人之養毋煩蔽志第勞舜帝之見

以時事起

聖王言問其臣

又況離照繼明之始呉亨疑命之新四夷傾耳以聽命万姓爲心而載仁言

未出口則猶賴相規之益令或反汗則孰非胥動之人所係甚重應 言
不詢動絕戲辭書兇懲於左史刑為溫語代更假於詞臣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切嘗謂化之基者蓋曰后德倫之至者莫如聖人是我以正關雎之始而
推以風下問龍樓之寢而篤於事親端本深宮之澳示儀率土之賓將見
度自我為奚患塗人之不為化惟躬以勸無薄俗之猶柰

聽言宏接下之規

乃若國中之是未定堂上之謀迭興同己必容異己必斥但問情易好怫情易
憎苟技柄莫容嗟爾論之難皆是棣方以合何其規之未宏抑令報以章書
反覆決屯田之議問而肇過從容嘉論將之能

垂後世

孝文身衣弋綈

厥後身衣大練者光皇之儉身衣澣衣者明帝之賢蓋貽厥孫謀既以
比始彼守為家法宜其不然

八政以食為首

抑寄致無逸之義覩七月之章知小人之勞而在所當急致王業之艱而戒其不忘是皆仰述於洪範于以昭垂於後王備具既先當務見帝亢之急力田為念草儀豈文帝之遑

洛出書

是書也箕子陳之範所由作劉向傳之論因以興然肇端之始非由畀付之有自則繼世而下烏識源流之所承想經緯相為瑞協滎河之秘諒粹華交錯光符東壁之騰

周以宗強

乃今知國勢晃常有憑藉以能久親昆促持究始終而後知繼而後世尊周者誰齊不得魯安有蔡卯之會楚嘗藐周所資城濮之師由封建初意慮已審矣歷盛衰者變國終賴之所根夾輔晃人或者有慙於盟府本根自伐不思猶近於諸姬

周過其歷

惜夫中世以後皇綱寖隳然且諸侯尊王盟舉首止大夫憂國歌形黍離雖王業隆盛非復曩日而民心感慕曾何已時得非累世之餘澤猶足扶

周於既衰

歎後世

廣夏論唐虞之際

自後世恃已崇高而弗接於羣下溺意宴安而自怡於一堂古治不訣視以迂闊講席雖設祇為故常問若宣室開漢延英闢唐縱或形於議論亦鼎及於明昌訪問殆臨盡想當年之衢室賡歌想戒宜思者昔日之岩廊

民數登于天府

自後世尊卑闊絕而君門已遠於万里康陛森嚴而主勢獨尊於一室播其夫家無復古先之意著之版籍第為賦役之常夫豈知登有其所禮行自王幸蕭相國之收圖書僅聞於漢如宇文融之括戶口何補於唐

三年耕必有二年之食

噫豈登函歎在上古以有備本末源流何後人之不知莊二十八年國且廢於儲委漢四十餘歲積猶缺於公私惟民食所重視為緩矣則天變

之來將何禦之遂使大無麥禾告余貽仲尼之貶務多財粟歐袁陳賈誼之辭

封事謗木之遺

噫古人誠實立是名而不諱後世猜忌拒其言而莫容服有誹而慘甚監謗草亦焚而竄於副封此其盡失於美意況於僅追於古縱尚緘溫室之言敢因旁諫縱設渠函之具莫喻繩徙

君子納言而敏行 古

嗟夫末世忘古小儒祖歷墨翟搖吻惠施著書聖讀而庸行者多矣鳳鳴而贊翰者有諸辭則勝矣行矣敏於若紂桀之三千禦冬未盡可雖詭辭之數竊於道何如

題外立意

凡題外立意須高題目一着

君臣如天地 忘暫

昔聖人念人紀之必正即易交而具陳方其未明也爰著乾坤之序及其既定也復明否泰之因蓋當忘勢以接下无或以君而忽臣

太宗威行如雷霆 聽納

雖然攘却之功不可覼聽納之際威非所行儻或厲辭色以距諫死乃當閉藏而發聲惟帝也爰以和顏兮罔敢傲物接以温言兮使皆盡情必當擊而後奮所以久而愈盈不然何以導之使言咸盡怒鄭生之霽慮其有失逆鱗杜氏之嬰

人主和顏受諫 決釋

抑又聞臣不難於獻替也難於惠耶之辯君不難於聽覽也難於決釋之初黨逢吉兮徒切叨璋之諫付王鳳兮謾刑識幄之書辭雖直而實詐謀若藏而至踈言有傷者君宜鑒於始焉恕息雷霆既樂謀猷之晋終也明開日月庶令姦佞之除

載芟祈稷社 人事

抑又聞幽冥無形也神則必享田畝不服也神如之何由王伯而下務以相勉自耕穮之外勤而匪怠以是祈於稷社庶毋愧於聲歌

堯舜之盛有典謨

抑又聞煥然可述者治迹之由攸著冥焉獨運者聖心之莫窺故精一之傳自有深旨而吁咈之外曾无費辭理不明是書焉取斯焉其釋至萬言

未達若晉之旨孰若明乎一道深求相接之詩

舉逸民天下歸心 雖逸民不出天下亦歸心

其或適當春者樂於漁釣登西山者甘於蕨薇以物外而自樂非民心之所依故聖人不強其去取而天下豈一於從違是以四皓忘劉人亦高望之慕七賢棄晉時終武帝之歸

報後

天地萬物父母

抑嘗謂草木方體也寧有膚傷之患葵藿傾心也何殊嬰慕之如蓋生育之恩利固溥矣故愛戴之心物皆有諸如是則宇宙不殊即此庭闈之內萌芽畢出亦其幼穉之初

漢股肱蕭曹

因知行封而次我本无間置衛而守人徒自疑謂執珪猶畀而隆加進之爵謂賜獲未寵而畧趨拜之儀蓋運用其力為任已重則愛養其體於情亦宜

飲福錫庶民

柳又聞錫福於民享福必孚戴君之恩報君亦如故崗陵其壽天保流
詠日月其德束封有書或播書原於賡歌之始或祈天命於奉髮之初
凡今焉歸美之若是皆尚者錫民而至於吏今良相愛體算指千秋之
永封人有請富刑三祝之餘
非不能
固封守以康四海
非不能攀晉國之辭以敗楚于泌脩魯邦之好而會戎于潛然念威以兵
挐則虎狼之害滋甚賂以玉帛則犬羊之欲無厭凡已安而已治在有翼
而有嚴不擇人而守邊進斷隋裴徙開關而延敵無救秦漸
山澤有廊廟之志
非不知非其位者不可預於政事食其祿者始分憂於廟堂蓋大倫之
義豈君臣之可廢至忠之心在畎畝以無忘雖未就荒於蔣徑然已馳心
於舜廊且異五斗為勞栗里歸來於陶氏一竿寓樂桐江終老於嚴
光
漢股肱蕭曹

非不知拜樂之托信布可委籌謀之任良平足勝然筋力或虧則爪牙而奚用臂指不運則雖心服以奚能

全韻

朝廷羣士之揩模　侍人

抑又聞風化所係雖在於表著紀綱之正實自於官僚唐登李勉而肅宗之闕漢用申屠而正文帝之朝惟彈劾于中者公議不屈則觀感于下者邪心自消肯使鄧通怠慢肆小人之戲寧容崇嗣笑譁形大將之驕

哲王厚下以立本

抑嘗效強明如德宗而别庫之財羨多愁若武帝而大農之積虛間架有征至竹與木山海有賦造舟及車何括充吾民忍自豐殖蓋清明天性浸非古初本既莫及治將昌如宜固拔深根嘆激宣公之疏何垂基建極美形兕氏之書

論秀升學曰俊士

至如郡舉其秀也漢重授經之始鄉貢其秀也唐嚴鼓箭之初李何羽

林何林紛若雜處高麗何種雜然驟居彼學之序既已素矣則士之名曾何盡於緇大常弟子之云何為得此緇國子諸生之號果何稱歟

節義天下大閑

抑嘗何嘗在唐也事有可紀王蠋居齊忠行尤足賢涅原之變方興而正色愈厲樂毅之師適至而徵軀已捐節无愧於貫日義不同於載天遂令六館之震驚敢云從汜果致諸城之堅守莫肯歸燕

禮其皇極之門

惜乎人偽滋起禮端寖襲僭若夷吾也權譎是徇純如莊叟也虛无自欺一則去道愈遠而卒迷於定向一則求道太過而遂入於他歧皆不及也猶其閑之反坫不知何惟當時之塞倚墻無取固宜後世之麾

反本

正五事以承天心

況夫聰明天生也卓冠羣倫之上智慮天開也灼知万事之初鍾瑛王和則儼天顏而穆若付之大美則數天語以溫如我乃因其予者還以事於當加君子之思周旋皆中更體格王之正錯綜无餘

王者代天爵人

又況賢佐之生天所佑我良弼之得帝其賚予懷舉褒崇之典詎忘春
願之初惟官仕其才則庶位無曠苟爵及於惡則吾心慊如若然則紀
鳥龍雲水之官一存定制分春夏秋冬之職各有常若

功臣受山河之誓

亦嘗齋距我以濁河之浪泰誇吾以泰華之山向非韓信孰半渡以決
水若匪張良誰設疑而破關昔汝元勳當此誓以死愧今予吝賞是忘
臣之克艱

有功銘書太常

況是時垂於帛者期復興也掛以旆者冀清闕庭或搴旗克敵於南越
或拔幟用奇於井陘彼羣才宣力尚假此以自見豈盛世錄勳不即茲而
著銘宜乎揄揚宇宙輝煌日用使載在漢與奚必繪雲臺之像如建于
唐軺毋煩圖煙閣之形

推原平日

閔雨有志乎民

抑又聞志在心也因接而後見君於民也豈有時而或踈惟豐穰之歲各相忘於无事而早乾之日乃深憂而有餘雨不時若志因見於文不能憂讀見穀梁之傳僖惟又喜事詳魯史之書

宣王側身修行

抑又聞誠之在君也特因事而後見君之敬天也豈有時而或踈使平日操修行或有歉雖一旦驚懼文徒循虛惟此規誨之切常見於內修之始兢業之念重形於既旱之餘非存誠之有素欲弭變以何如始資百僻之小心尚勤補闕終使萬民之得所各何安居

食足貨通教化成　原韻

且夫交易未幾而不倦之意見出入方尔而相友之風必隨或陳物於市則有息爭之俗或勤力於耕則皆遜畔之思方徒事之初此化已寓及既富之後其成可知

收功

日月為常

是用弥以張首晃而導前新制作於盛代揭儀刑於普天宜乎帝極端

中而光亦大矣民心在下而望之儼然載以治兵孰不影從於王命耆
而紀績又將風動於官聯
大昕鼓以警衆
既而鳳輦至止龍顏穆如近其光者莘鼓篋八千之衆視其儀者譪圜之
橋億萬之餘即先師而款謁表上意之勤渠遂使瞽矇於樂盛奏公之日
更令國老登歌同合樂之初
周以龍興
蓋是時也虎賁兮御事鷹揚兮戾天肆逆鱗之志者夷齊之義輪爽日
之功者周召之賢蓋聖人在上則多士譪若而神龍驤首則浮雲滃然所
以遺老既開遂脫海濱之迹非熊已去空餘渭水之運
聖王執要成政體
寧不由有光熱以作心膂有執政以為股肱耳目兮御史之分任喉舌兮尚
書之奉承爾既亮功而宣力予惟拱手以成能委任若明皇信有君人之見
躬親如宣帝諟形審理之稱
在輿見其倚於衡

寧不由適謹氣焉行惟德與駟不及舌則言必審乃車戒先覩則信寧發諸惟其存此念於操修之際是以會至理於舉之餘將令蠻貊之可行敬焉益篤如使毫釐之未盡紳豈先書

人如登春臺

豈非下覧大之旨而務在得衆議振貸之詔而急於養民凡在薰陶之內悉歸生養之仁國吾國兮與衆以皆樂臺非臺兮無時而不春數固異於文公謾云變古榮且殊於魯國徒見勞見

上策莫如自治

是知財不必聚於邊而後見其富兵不必耀於敵而後謂之強全吾可恃以制彼難恃守吾有常以待其不常果斯謀之克審捨此策以奚長不然何以方舞羽干勝誓師於夏禹於撲夷狄獨修政於宣王

山澤有廊廟之志

自此功名之會在所必赴經綸之手烏能久閑李勣因唐而來徒於少室謝安遇晋而起自於東山有此治安之策在吾指顧之間將見伯國功成范蠡復太湖之往賭君位定夏黄又商嶺之還

聖人被褐懷玉

然而清明在躬而神氣輝映和順積中而英華自随令聞彰兮爛若玉璋之粹廣譽著兮燦然文綉之施蓋存諸内則外自著也有其實則華斯副之是則美暢在中奚待羔裘之飾德純無比何須環珮之爲

善問如攻堅木

迨夫學力造而意泯於默喻心匠運而巧藏於不傳會万有以洞若釋羣疑於渙然蓋昔以爲難者皆已盡化而今之所見者无非大全良由問極其善理明所先在言語之科所恨宰予之雕朽請視聽之目乃知顔子之鑽堅

君子習容觀玉聲

夫然後入侍丹禁進趨九重容仰容俯一絶欺君之慢珮垂珮委曲全事上之恭由未朝之先能即物以警省故既見之後自中禮以從容是則結以近君光映交靣之藻服而承恭輝聨所禮之綜

宣帝勵精更始

果而黃霸精於力而宣一布猶謹璜精於識而姦邪且知甚而勤事亦

見水吏至於奉法尚簡有司循吏治相承若是興起蓋主意所尚不難轉移

仁政自經界始

夫然法日漸復人心悅親告其政者至有踵門之許聞其政者亦來貢未之陳彼小試于時猶隨所以見効使大復其致豈如斯之謂仁

自謙

聖智譬巧力

然而聖則豈敢智焉不居蓋技雖兩能守貴以握道雖兼備而有若虛

人主之勢重萬鈞

竊意夫假尊崇之極則物易以絕襲貴盈之餘則臣非可親然且堂階闊略而屈已從諫體貌謙冲而推誠予人推下情樂附於庶政故重執愈隆於一身无使尾輕歎激持衡之主豈令德薄議與問鼎之臣

天子游六藝之有

然而從容博覽帝學高矣謙冲退處聖心慊然方且公卿講論延以棊坐師誦前後列之細旃俾發董生之藻者日對文陛而董班氏之香者風清

近聯學有餘地樂全此天更令奕萃蘭臺晉陪高論豈但珍藏芸閣
留遺輯編

引類

先舜之盛有典謨

况夫岩廊之上形賡歌之詠康衢之間興立極之謠彼治之在人猶稱頭
以不已况書已載事宜光華之愈昭

光武還漢朝之輕法

至如官名可易也亦復前朝之法田租可耕也尚如舊制之頒无損於治
者猶慮輕變苟閔於民者孰云未還

明王廣開忠直之路

非先献替之臣列居於省户亦有風憲之官持立於南臺使位于朝列者
始得抗議則職非言責者其誰肯來孰若近来槐棘遠詢草萊亟闢王
公之路廣彰大度之恢肯令敢諌之劉蕡无因而達寧使至言之賈氏
猶欲其閑

石渠論五經之同異

非无天祿也號挍讐之所亦有金馬也名著作之庭然百氏千家徒賁於修補序言隻字莫存於典刑苟匪破羣言之堅白其何嫌留意於丹青獨不見多進以儒班固有嘉於講藝特屢其事蔡邕亦羨於通經

華封人祝堯

至如謹於衞者猶播立民之詠耕於野者尚聞擊壤之歌彼田夫野叟猶有云爾况守臣服職將如之何得不殫竭誠心之悃仰其聖算之多

聖道發育萬物

且夫行葦之仁加諸草木中孚之信及於豚魚彼得其一端尚育焉而不害此備其全體斯綽然而有餘

春夏祈穀于上帝

而况勞農之命猶舉於夏耕籍之典亦行自春雖人事所當修者既已順序然天道所難必者敢忘肇禋祀豈徼福意皆為民

明德惟馨

非无明水元酒豈盛潔粢用灌其鬯載燔以脂若曰誠本由於一己享无事於多儀德不稱也神其吐之

用故事經語引證

君子以禮樂相示

嘗考夫列國交際兩君會同揖遜而入介酬既通乃主擯相乃備享燕
或賡假樂或歌草蟲有所謂精微之意隱然於酬酢之中欲知文子之多
辭惟觀折俎一享衛人而失賦不拜彤弓

禮豈教於微眇

雖然當九尺也與七尺以非遠席三重也視再重而曷如所爭至小而明
分實大相去幾何而辨明有餘信禮經可謂重矣在君子皆當謹於

漢屈羣策

至如齊王之請勢固甚迫鴻門之會信爲弗深以韓之勇而不敢聽於
武涉以項之暴而不忍從於汜增是皆氣足以召臣下之內服威足以戢
姦雄之外陵孰有謀而不爲之心腹孰有力而不爲股肱

父子之道天性

是何高祖明達而嫡庶之議莫定太宗神聖而溫清之儀或疏方人慾
交攻未免所蔽迨天理一悟復還厥初道本自若清因感於果而商皓

計行為輔真從游之宴馬周言進碩還感視吾之書

太宗導人使諫、

以世南之忠也因隋之舊德以裴矩之佞也為唐之直臣蓋无以率之挺義

士以鉗口苟有以倡之雖儒夫而逆鱗

文帝敬賢如大賓

厥後光武於嚴光也第講故人之礼孝章於張酺也亦脩子弟之勤是

皆重草茅之賤曾何拘堂陛之分凡賢士得尊於我漢由家法實傳

於孝文

天道不言而善應

成王胡為而致大風之變宋景胡為而臻熒惑之移雖影響未始以

相接而休咎悉關於所為

為人臣止於敬

以是知鞠公門者豈日虛禮式路馬者非徒事文凡此誠意无非愛君

隨所寓以知止見其心之不分不然何以石慶居家常若上前之謹齊

俟受胙不忘下拜之恕

君子戒謹所不睹

噫在廟而心肅者以通神之側過位而色勃者以敬君之尊然惓惓畎畝何往不見洋洋左右何幽不存既難逃於幽隱者當自飭於晨昏所以仲弓使民每如承如大祭蘧生過夜亦下輯於君門

命義天下大戒

王如許語之風幸脫於秦文之峻偽增之詐或逃於漢網之疎夫豈知清議所臨愧甚於芒刺汗簡之載譏過於刑書且曰父曰君胡可欺也而無義無命又安取諸人所畏者我其守於揭作節閑蓋自忠誠之激刑為礼範亦惟溫凊之餘

相觀而善之謂摩

彼易言麗澤也何貴於共習詩歌伐木也奚取於相須觀所彼長足以見我之所短以已所得以益人之所無相告相示有如此者如切如磋又何遠乎

朝有進善之旌

且日木非立信而信著於徙木臺非得士而士來於築臺況此上表宸

褭之樂下彰賢路之開不惟收衆夫之效又將輕千里而來如是則百
辟影從覺觀光之日近羣方風動喜論事以回天

君子謹其獨

且夫如入靈如有者果何所有不顯亦臨者曷為之臨蓋人雖不知而知之
以我物雖无見而見之在心縱耳目有所不及而起居未嘗不门豈不見季
女思齊尚不忘於牖下武夫口肅猶未輟於中林

漢斲琱為樸

抑又聞周勃少文則舉以為用嗇夫利口則抑而不從或取弋綈之示儉
或譏刻鏤之傷農凡立正任人一歸於簡朴故移風易俗坐格於醇醲
尭運可承尚想采椽之制周文宜損何拖丹雘之容

形容

麟趾關雎之應

竊意夫秘宇肅穆深居燕閑於此躬執婦道恪遵禮閑莊閨闈森
嚴亦以動容之正况子孫衆多習於觀望之間故雖資稟之本厚然亦儀
刑之所關亦猶教胄姚虞刑端由於嬀汭叙倫夏后興蓋自於塗山

聖王置諫臣防逸豫

豈不以秘宇從容之所内朝宴樂之餘聲色可樂可玩便嬖可與遊與居當此之時不有言者是縱其心將誰制於

辨題字

仁之為器重

論之曰以為仁易耶固匪近用以仁為難耶實蔵此身理盡鮮能也未有不能之理人雖莫舉也孰非可舉之人惟念茲釋茲而無往不在故安行利行而其成則均是知求道之非遠所患操心之未純切戒夫力止求功無取吏吾之假勇雖過我不知子路之仁

吳公治平第一

以公為愛人耶號不聞於父母以公為富民耶歌莫形於袴襦既之功能之顯昌彰治効之殊蓋美之成者名固未有吏之循者稱焉則允傑出於漢時惟有吳擬令班固之著書難為其傳雖有文翁之繼踵莫與之供

難疑　接句有力

太宗護民如子

勿謂死罪之斷也思或未足因徒之決也愛為有斷然念治家之術鞭
不可馳敗子之道父由大慈

李文愛十家之產

或曰復晉陽之祖胡不吝於三歲與細柳之師胡不惜於千金蓋利及生民
也費雖多而惠忘傳樂在朕躬也用雖微而害深

書斷自唐虞

是何魯語之末乃有堯曰之篇荀書既畢方聞堯問之章誰知聖賢
之深意見始終不忘呂黎得此於大原首稱堯舜司馬尚韋於多愛
泛紀黃唐

德化民應如草

雖然懋如焉也宜無遠之弗屆昭如湯也宜爾民之自隨苗胡為而猶
待於剪伐舊胡為而至於誅夷豈以德感人有不足者抑其種非類
鋤而去之

高祖以爵祿勵世

謂爵祿不足勵耶昌慰於趙將謂爵祿果足屬耶莫御於張良蓋天下之士富貴俱於欲而物外之人功名兩志

文武制勝其道一

議曰武弁之夫猶嫉於文吏鄉飲之礼難施於亂軍蓋上世以來文武之道同出由中占以降軍國之權始分

孝宣務行寬大

難者曰有功之臣不可以死後議能之制當施行在官驕溢常情也功何至於志霍僭差微青也法何為而及韓蓋向時之事或略而不問則今日之政欲行而復難儻令有罪不誅烏乎能化惟是禁邪勿縱所以為寬

詩書述虞夏之際

是何都俞數語帝典具載授受一事聲詩絕无歌南山歌梁山第曰維禹有大雅有小雅未嘗述虞殊不知經六而道同文則互見號殊而聖一迹奚可拘想夫當日賡歌奚異九歌之叙異時有典曾何二典之殊

文帝以仁義為準

人皆曰口口背約也信不必結侯國過制也㒺何用推蓋耶正在人帝未暇問猶曲直自物準嘗不移

三代共寢刑錯

謂之措也胡為而有三千之辟謂之寢也胡為而有什一之征蓋當用而用不以為濫苟得已而已未嘗復行

詩三百思无邪

或曰小弁既怨矣於義何取考槃雖樂矣於君有遺殊不知過大不怨是失愛親之義獨寐寤言豈非憂國之辭初意雖殊終有厚意刺詩且爾況乎美詩

自今以始歲其有

雖曰九載之水也為患已久七年之旱也其憂亦深然而道其常焉可道其變驗於古不若驗於今同德既安於海內降康宜格於天心

器以藏禮

勿謂禮形於著者特名數之末耳禮極其至者豈玉帛之云乎蓋錡非信而信存於錡釜盤盂非德而德見於盤盂

堯舜行德民仁壽

或謂人皆壽而所殛惟鯀世皆仁而共頑者苗蓋相生相養均蒙賜於大造彼自暴自棄亦何傷於治朝

取士考素行之原

嘗疑之一夢何足憑而已相於築野一卜何足據而遽登之後車殊不知踐履形於二三篇之命操修見於八十載之餘是固積行而致耳毋謂一時而取於

反己

寶玉展親

太然故睦宗之義上也既篤受君之賜心焉愈恭玉葉輝兮麟趾之厚寶祚固兮犬牙之宗龜鼎襲基圖之永圭璋振聞望之永藩不替於王室錫豈惟於附庸又何止路以分封制特殊於用象旂而辨等畫有取於交龍

洛出書

抑又聞書以為祉也帝既有屬德以應天也君宜克承故五行當叙則

首若惟修之政而皇極懋建則界全允執之能由夫天不虛予而聖不虛受故道焉永傳而命焉永曆想源也有先見曩日達河之自諒廣焉餘衍資後人定鼎之興

人主之勢重萬鈞

雖然國不自強也視勢而軒輕勢无常重也自我之權與名分苟正則鼎何至於峙立綱紀或廢則器亦徒於擁虛理實明甚君宜鑒於不然何以貫生明置器之安亦取上廉之遠陸贄論審推之本必先列府之居

王位設黼扆

雖然物設於外則固不遠君位於中見宜獨超英銳有餘則德與物稱優游不斷則文徒外服況萬機尤貴於剸決而異議易從而動搖斷不自我政胡有條毋煩大將授茲坐致□□之服不假繡衣持此自令姦宄之消

欹器置坐側

雖然理有可鑒則固不遠意不在是視之若遺是必防其覆水則志深慮於滿假忌其投鼠則分素明於等夷當始終而鑒此无朝夕以違斯

麗澤兌

常求之卦之體難以物喻卦之義未嘗迹拘兩澤之說六爻則无僅日忘勞忘死民說而勸有喜有慶志和且孚水哉水哉亦直寄耳象云象云豈無意正所以文占重茲總述利亨之意之意宣尼冀此兼言講習之娛

君子所其无逸

抑嘗攷周室泰和之始成王持守之君已善治臣猶有書乃若曰以勞而享國者告以當勉以逸而從樂者戒其切如玉果始終而監此意也得丁寧之力歟遂使天命是祇咸不忘於時保田功攸即間有及於新會

功德鏤白玉之牒

抑嘗攷唐室中葉憲宗遠圖雷厲之勲賛美有未日昇之號鋪長可死愈乃入秦臣非敢諛謂刻玉為牒典已云舊宜鏤德與功久而不渝當雖開元復舉泥金之事故毋如麟德誇謾封岱之珍符

聽言宏接下之規

何德宗偏言以多忌強明而自矜惄蕭復則形輕已之誚疑公輔則有

賣直之稱摯乃入對規宜盍宏謂廣納則諫者迭至騁辯則疑心易乘獨奈何偏任延齡莫悞姦邪之狀喜容慮杞反保忠正之能貶

太宗功德兼隆

雖然德不可恃也恐至於喪德功不矜也或失之貪功奈何立浮圖兮玩志外騖伐遼水兮甘心遠攻漸誘於愛寢隳厥終凡此未純周莫逭春秋之責使其不替尚庶幾舜禹之風

太宗保三鑑

惜乎溺志飛仙之役甘心遼水之攻窮奢之濫蹈秦轍以弗鑒喜功之蔽視房謀而不從凡此為防已失初意使其反照得無愧容

延英講天下事

奈何方銳振作未幾變遷閱月而賜對而宰相猶隔三數不召見而諫官具員帝之勤政此怠矣古者論道恐其不然嗟昔日常參尚引七人之見何後來轉對止聞兩省之延

武帝嘉唐虞樂商周

獨柰何初年之英氣何銳晚節之躬行不加仁義流風變作誅行之慘茅
茨美化轉為宮室之奢近而啟周猶且外樂遨遊若唐虞況能嘉旣兵
華屢加有慊羽干之舞服雖文章可述終慙盤誥之聱牙
第七聯 多批功狀渠第七聯不當似第六聯第六聯不當似第五聯
吁咈都俞深造一言之表 堯以是傳之舜 觀光玉殿之中如依皎日
緒餘土苴空存二典之書 脫迹衡門之下空鎖閑雲 天下有道則見
嗟九載之弗成方勤底績 禹惜寸陰 下為南至之長復經牛斗
何十旬之不反有愧貽謀 上接西城之秩已歷房心 孟冬之月日在尾
來時而暫飾新居雖爲草創 古 借宅種竹 三台之色未齊願留神於上相 見道之主治之象
去後而還遺舊主便是棠陰 東井之星已聚宜屬意於長安
寧使後人徒羨汗輪之直 高祖從諫舊韓園 移粟雖勤只在凶荒之後 堯湯傳先具
茍傳遺烈復躬止輦之勞 冨民亦可惜非虛耗之前
雖鑴取銅為寧若未忘之魏鄭諫諍國之實 悔我七年民但聞於醇厚 王者必世而後仁
縱壁陳垂棘其如不用於之奇 加之十載圖遂見於空虛
彼為窟為巢猶可避九年之水 孟氏功不在禹下 鄉黨一篇盡夫子步趨之法 君子行有防表
茍無君無父其何安一日之居 太平六典皆周公制度之文

由漢以來獨文皇之亦有 五百歲而聖人出 李𢡟同時雖冠老成之度 朝廷國爵則上齒
自堯而降惟湯后之聞知 曾參共列敢先禮史之蕭
肯令陶柳之五株浪誇彭澤 設庠序以化於邑 宣優至尊十一畫功臣之象 元首股肱明一體
何必潘花之滿縣虛美河陽 文無倒置二三資執政之肱
張作禮羅八百國會同之盛 成王為天下綱紀 賜農田半租權不問於為父
疏為刑綱四十年囹圄之虛 升口口細過覩猶及於其隣 文帝愛民如赤子
將見天瑞應重光啟青宮於國左 大明(用時事)生於東
畢侍仰照瞻紫蓋於江東

第七韻終

第八韻 此韻是一篇結尾最要動人尤見筆力前韻至如人上樓一級高一級

題外立意 下一轉語高題有一着

為君難 臣

抑又聞國難之事雖本於宸衷責難之恭實資於羣下十漸形魏證之戒七月類周公之寫故論為君而以臣繼之其意深有存者

責難於君謂之恭 君

雖然叔孫之礼豈曰虛文釋之之論寧死長策奈何度無所能者高祖之自小令今可行者孝文之不釋以是之有能言之臣而未有能聽之君何以如流而受責

權衡其道如砥

雖然物理蓋本公存仁道易為私挪輕重其心者得肆意以厚薄高下其子者或用情於細屈愚將越權衡之外而揆之以心于其道不于其物

光武開心見誠 術

至如勞書數問何未見於過疑遣使人質何不誠於相待蓋情以與人雖比素欲然幾不先恐其後悔此光武於開心見誠之中有駕御英雄之術在

聽言樂於琴瑟 （審擇）

噫直如弦者固在偃容巧如簧者亦當審訂故樂常惡於亂雅人必先於遠佞不然則漢史之贊高皇何以曰好謀而能聽

唐有虎臣為牙距 （駕馭）

雖然勇猛之士固不可無駕馭之術尤宜素有此隄防一隙則自遺其害彼咆哮四出則伊誰之咎然則人君之用虎臣也以養虎之道待之斯曰明明之后

七制之人可即戎 （未嘗起戎）

然而玉關力閉死事戰爭全盤俱屢遣於番休息綴烽燧於亭候嚴銅符於郡檄要之人雖可即戎而七制未嘗以甲冑起戎所以不即戎而人自即

明堂和天人 （天人自和）

斷之日相與之妙非可名言自然之應不容力假居何關於月令而令得其所祀無預於民孝而孝知于下然則不求有以和天人自和此古者明堂之意也

今郡國舉孝廉

抑嘗聞匡章非不孝為通國之皆稱仲子惡能廉以門人而見取苟求之毀舉以此先賦則施之風教殆將何補然則郡國舉之又當有以察之其在明明之主

爵祿以養德 自養

其或德之儉者退為自辟之謙德之經者卓有不回之行故寧甘於采薇而不食周粟寧晦於釣灘而不貪漢聘之人也又得於自養而爵祿不以入其心其心也不待文王之聖

天下猶泰山而四維 過慮

不安之患常起於極安莫大之功尤防於自大山附於地當戒於剝城復於隍反言于泰是知天下雖固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億萬斯年而永賴

漢世良吏為盛

雖然卓行著於唐亦泯於唐清節倡於漢復夥於漢故吏之循者稱則死有而名之盛者實因以散不然三代而上何不聞良吏之治焉嘗想遺風而三嘆

倫制兩盡天下極 有餘不盡

道非人而莫行人以極而為準奈何義重於陵反過於薄法備嬴李卒流於忍嗚呼是知倫制之極而不知所以極焉安得有餘而不盡

養士猶琢玉 良玉不琢

雖然懷國家之寶者固為世之重輕抱帝王之器者无與時而消長屈原如塋節寧逐於楚變而留狀之跡道不為於漢枉雖玉貴乎瑑而良玉有不瑑者存士當明於自養

詩書禮樂以造士　不待教

雖然皐陶之德乃生於典謨未作之前周公之才不在於礼制盛行之日既非由藝典之教又豈必周庠之出此豪傑之士雖无文王猶興不待教之四術

三王之道若循環　譏諸儒

抑聞之法不貳而自可舉行統出一而何容改作質之日用與尚質以奚異忠之世積較用忠而亦若吾乃知三王本无所尚而何有循環之說為毋乃漢儒之鑿

天子膺萬民之貢珍　節儉

斷之日貢者中國之常輸珍者河遠人之畢獻初謂其貢有常而他欲莫及勿以其珍為異而侈心滋蔓此東都一賦所以終之節儉為庶保基圖於億萬

古有采詩之官　人心之詩

夫豈知重其官所以重其民質諸心不專質諸口民間纖悉得自訪問意外吟咏皆其塵垢不然徒採其詩而不採人心之詩又何必傷今之先而思古之有

祈年吹豳雅 人事

雖然時和歲豐既可格於幽明夫耕婦饁又何勤於田野雖天時於此叶應意人力不能先限如其農功不修徒委之祈年則吹豳於徒然者

仁義公恕統天下 不可以統言

抑又聞區區制民寧如以道而臨民汲汲御下寧若无心而待下先王之治惟篤意以自盡後世於民務覊縻而不捨然則仁義公恕烏可以統言蓋幸漢也亦傷漢也

規矩方圓之至 從容中道

雖然已以繩度度則非真識以閑存存焉亦寡苟操修之閒動於理會則器刑之末又奚外假以是知規矩之至特為不方不圓者設焉非為從容而中者

虞夏視天民之聰 覺天民

抑又聞厚而不困也雖極於蕃庶富而非教也易流於邪哆因其利用而正德自我處其飽食而民倫于下夫惟視天明而後有以覺民天此其所以為

虞夏

文帝身衣弋綈 惟儉

抑評之綈繒宜用而或不克終綈亦可好而或難化下豈上有所為恬不衩慮意儉非其性勞徒外做不然何以王通三數其難行必文帝之心可也

聖人一視而同仁 又有等差

雖然照臨固大造之无私分義非一朝之可舍故朕虞後播穀之命而天條先采薇之雅此聖人於同然之中又有等差否則墨家之愛也

木鐸振文教 人心之鐸

抑聞之聲聞固有出於鼓鍾子和豈苟朕於鳴鶴由風教在人久矣秦漢故聲音入耳觸之隨作未若有夏以前无可振之器亦无不振之文但鼓人心之鐸

禹從諫以輔德 无可諫

吾又知不自足其足固謂之謙无可言而言亦譏乎訕故與謨數篇告誡矣有而都俞一意君臣无間是知禹之心求以輔德而禹之德不容輔焉雖從諫而實无可諫

三代河洛出圖書 在德

胡不觀以夏之始邑亦何居以周之末都猶洛在何吾或歎於已矣何帝不關於界乃則知向者圖書之出以三代而下以河洛焉德有興衰地何更改

泰君子道長　否可終否

雖然勢已盛而易隳治既成而難保切以休期既應而遽忘往復之戒切以儉人已退而不謹登庸之道此繫辭所以有物不可終泰之言人主所宜辨早

仁者樂山

抑又聞體雖有常而用則不窮靜本固存而動允或撓形於生植乃山之性非於愛利仰仁之效此能定之中又有能應者存夫豈佚遊之樂

大皞以龍紀官

雖然居今復古者立法之難捨名求實者用人之大孔明高卧而正統攸係仁傑夾飛而中興有賴後之制官者誠有取於非龍之龍自可致升平之太

歎後世

周人百畝而徹

惜夫大東方怨而繼以楚茨桃畝不足而益之卯甲遂令王澤之斬無復民心之洽何後世不究所由來徒罪商君之變法

愛民立簡易之法

噫秦廢井田魯作邱甲一時從事於紛擾百姓不知其困乏吾是以之古之賢君未嘗立法以取民乃為愛民立法

萬民利害為一書 古

其後漢循天下而責以六條唐省風俗而教之五術綸綍丁寧此意尤重道路迎送其來不一然反命之日竟无一書以告于王所謂虛名而忘實

四維張則君令行

厥後過臣之禮壞矣不修守國之度誰其加飾雖踰侈有禁難革於臣下繼孝廉有詔莫來於郡國甚至壅遏不行乃有留令虧令不從令之罰焉胡不開民生之物則

文景黎民醇厚

雖然一世涵養為數世之資前人增益乃後人之幸奈何富庶之風遽變於虛耗薄惡之俗已殊於清淨惜乎醇厚在民未幾而武帝繼之故盛於文景亦止於文景

文帝惜百金之費

惜乎恭儉一改而歸己自私耗散百出而於民孰爲算王舟車已違惜產之訓復起通天寧顧罷臺之意嗚呼文帝鎖銖積之而武帝泥沙用之安得不一富而一匱

春朝受四海圖籍

其或漢增口賦而不貸纖毫唐別戶丁而徒勞分晝彼規利之皆惜是以聚斂故妄民於數聽自爲之損益嗚呼以古者敬民之具而爲後世戕民之舉焉害反生於圖籍

大人格君心之非

甚哉世無孟軻孰識敬王召不難且誰能佑辟武好神仙或者復以迂誕泰任刑罰乃有勸其督責是之知斯仁者皆逢君之惡焉況復非君之格

封事謗木之遺

惜夫臣言固盡於忠嘉主意莫加於崇奬一奏雖切而貶隨及於韓愈十上雖勤而用弗專於劉向若是者縱有封事之秘而且不能容況欲如曩時之道謗

昔者善旌謗木並設于朝市議道謗爭言于下求信不一意而足於人無

寸長之捨後世獨有一封事猶使人有不盡之情是其遺亦無存者

禹拜昌言

古人盛德尤懷謙抑之心後世庸君類有驕矜之患材略未爲雄已踈作於戆直強明何屈恃反追仇於忠諫嗚呼德未至於禹而已懷滿假之心視禹烏乎無間

禹卑宮昭教化

雖然預防思患居君德之當然由厚趨薄索民風之愈下不惟漢世廣爲千萬之門戶方王商郅已侈遊觀之臺榭嗚呼以禹之朴且不能遏後世之趨何况以文而昭化

合宮調元氣

厥後卻子昂之請而正論不容從玉帶之圖而虛文爲貴厝政滋多光復善政爭氣相乘動傷和氣彼於合宮之制猶不知皇帝之緒餘況復調元之謂

食足貨通教化成

厥後造白金造皮幣而用度已匱書卯甲書稅畝而取民太過甚而算會之重歛况復酒鹽之有課以至化而明教不格之詔旡日而不下焉識源流於食貨

周以宗強

故仲尼形衰貶之辭為周室正尊卑之義王人雖微必居列國之上周正不行猶王春之次是時也姬姓數十國正所望以強周反不若春秋之一字

古者

王建路鼓于寢門

然昔者衢室清問而鰥寡有辭王廷咸造而箴言肯顧徹而田畯之至喜外則道人之徇路是知古者君民无一毫間隔之情是古持為虛具

古者後世

明主務民農桑

思昔八口无飢也必受以一夫之田七十衣帛也必植以五畝之內惟平時生養既有常産則一旦勉勵不為徒受吾觀後世無可耕可桑之地而有勸告之虛文胡不復井田於三代

夙夜畏天之威

噫古人警省无威常若有威後世怠忽可畏又將不畏星既孛矣報德何意歲已旱矣軫懷奚謂彼夙夜素無謹畏之心甚者以天災為諱

帝王之難在持盈

抑嘗慨古人極治常有隱憂後世苟安已為至樂不曰彼且過慮予當何若是皆治未及盈而至已先盈所以企古風而終莫

今日

書自斷唐虞

盛矣哉謳歌朝覲惟君子之歸謙冲退託自聖心之斷舉希闊之典於曠代顯述作之風於一旦使夫子復出而見之當如何而稱贊

固封守以康四海

方今上游地控於江惟勁卒雲屯於瀘壽東而武牢滑臺也既已料適西而秦川隴石也又嚴封守行將復境土而四海一家仰明明之我后

天下大計仰東南

抑嘗謂地不愛寶豈今有而昔無夫果何心或南多而北曠蓋山川改觀何物之不盛而帝王都會實民之所仰意者天其雄東南駐蹕之地以為恢復之資慰

今日臣民之望

是何閩浙至唐始言其地之饒荊揚在禹亦謂厥田之下蓋天運轉移今

盛而昔否故地利遷徙南多而北寡况厥今立國江左而民物愈繁非古東南北也

舜歌南風天下治

异哉君民无異心也理皆得於同然今古殊時治不難於並進萬世而下有能嗣遺響於未絶一奏之餘自可納羣情於大順愚也何幸長養於南風之中獲吾身之見舜

時事

人主天下之儀表

其或踰侈有禁而民益驕奢戒敕有詔而吏猶苟且豈責之於下怙我應蓋威不由中徒勞外假孰若明明穆穆端儀表於一堂仰 方今之王者

閔雨有志乎民

抑又聞列辟有宏羊歲禱旱以始難決獄得真卿天應天而甚敏蓋歛怨者賦也貴薄不貴厚而傷和者刑也可遺不可盡 今日適因未雨而戒飭乎二事焉尤見 吾皇之仁閔

出處

天下大器置諸安　出賈誼治安策

雖然居安慮危在主德之當然愛君憂國亦臣忠而是賴以孝文之世固无投鼠之患而賈生之策猶戒覆車之害然則天下無可畏之患而儒者迹為可畏之言器於安欲有大

木鐸振文教　出應夫子為木鐸注

粵自是器無傳斯文孰托羽干之化去古以益遠鐃鐸之音无時而不作故天生夫子於文教幾墜之時又為木鐸

三代直道而行　出應論語孔子曰

故夫子緬思中古之盛時深閔西周之末造論其民則惓惓所譽之試言其志則眷眷為公之道蓋至於道終不可行而後不得已寓其筆於春秋風欲還於渾灝

陽居大夏至歲功　出應董仲舒策

噫古人之治初匪任刑漢家之制類皆雜霸法令更而民日益困督責煩而吏无少暇如儒者惜夫以警其君於即位之初深有取乎陽之居夏

王發民數圖國用　出司寇

抑又聞君民之上下惟在通融財賦刑獄實相表裏以周家六卿職若異者
者獨司寇一官掌之何以蓋國用出於民而民賦定於刑體統相克之如此

尊題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斷之曰天覆地載畀於初不全於終父生師教得於此或遺於彼惟大鈞之下蔑有
稟物故率土之濱疇非吉士然則成天地父師所不及之功非至聖孰能與此

聖人之道極

然而論天之極者巍然居高察地之極者隤乎處下清寧之理蓋本同得運
用之機未嘗或捨故曰觀天地則見聖人初無異者

文王帝順之則

評之曰有生同得於性初是理每虞於矜私徇疇均天錫也何叙於禹而汨於鯀仁
天賦也何假於處而性於舜要知方寸之中皆自有帝則者存惟文王而能順

上策莫如自治

噫發有無之辨者漢取嚴尤詳中下之議者唐稱劉祝事徒及於制外策未
明於得上愚嘗合數子之說而併論之獨以自治之言為當

噫人才欲辨於彝倫公論自務於品第子房以字著蓋人傑之特出霍光以氏顯亦功臣之鮮儷然則吾不名稱而獨以公稱足見推尊於當世

聖人能內外无患

開之日階不泯一則未必再世而亡漢不留庭則何有末年之禍念所愛之溺易忘於可戒故必衰之漸每蔵於極盛此范文子所謂內外無患之能必歸之聖

引證 用故事無語引證

礼義廉耻謂四維

夫豈知人有不畏漢法而畏綿蕞之儀士有不甘周粟而甘采薇之食蓋強以兵勢者若可服而易厭而著之人心者雖愈久而不戒夫以四維之論乃發於伯者之時況復堂堂之大國

百姓可以德勝

噫楚叔以兵未幾而楚亡秦驅以刑未幾而秦禍忌不及彼人誰信哉使其不勝以力而勝之以德焉何為不可

載芟祈稷社

噫大宗舉是而文本之頌陳晉武行之而潘生之賦寫伊成周之世事有可

想置于夏禹之宮功無自滿諒在周王之殿盈貴能持

鑑取明水於月

抑又聞誠未至則於酒醴以徒潔信苟著則雖橫汙而有餘伊於施此制於照臨之下可不照其明於對日之初是必其貴新也我則純一而不雜其尚忠也我則彝莊而以居明既合矣物因取於想儀物肅陳職交修於大燧奈規摹既廢制莫考於方諸

五路以玉為飾

是用位其中者達潤身之本御其上者懷潔已之思驗革轂之轉兮悟圭璋之智聽和鸞之奏兮全佩理之宜

反題

為治不至多言　右

向使論有誇於流俗辯惟逞於傾河語立政則或因或革曰樂我則可攻可和言者如此用之者何

孟氏功不在禹下

向使詖行不拒異端浸淫如是則彝倫復斁恐蹈淪之致泯習俗相衷

比懷襄之患深雖斯民平治以自古賴吾道携持而至今

人君正心正朝廷

是知溺一私心必啓倖臣之厲存一惴心終難朋黨之消恒心一萌則興居无節於齊國怠心一熾則洒掃尤難於晉昭由始之不謹必累於末網既不舉若何有條豈知仁以存之在有道仁之序禮而制此謹无失禮之朝

唐虞流化於茅茨 反起正接

吾非矯枉過正而咈民之所欲因陋就簡而俾民之不挑蓋作法於凉而其弊猶甚況宗民以侈而其風不洗

五行五常之形氣

向若仁寓於貌而說且未肅智主乎聽而聽猶或偏言不義興心非信堅則金礫土豐安保常證木鐵水毀未知有年此形氣之說驗矣而造化之功着焉想昔者生材以兆彼降材之日諒今焉得性亦發於有性之天

出處

法故後代之君禮因有假彼宣王不修千畝之籍而貽虢公之諫焉胡不念哉斐之詩也

智者創物

雖然璇宮鹿臺實基於茨茅卑被豹舄赤原乎冕黻几絺造於前者椎質是尚而變制於後者其文愈慝故作俑之智反為不仁此古人所以不輕於創物

長世以道德為藩

抑嘗攷孟子之論无取於城郭之堅吳起之對不貴於山河之寶恃險孰與於修德多助蓋由於得道有大物者能審擇而用之足固基圖而永保

天道日張兮

雖然欲抑者未必不揚將取者時乎固與故敗戎之功反以誘虢而勝敵之幸祇為驕楚人而知道夫張弛若是其不常敢萌心於過舉

樂知者

斷知日或得或失兮殆若亡羊或禍或福兮其如失馬惟蠢蠢有生而知之不審故茫茫終日而樂之者寡然則大學之道能盡而必先之以明德爲其深明乎此者

仁政自經界始

抑又聞平原君家賦不肯輸南陽帝鄉田多失實蓋未易泯者良法美意而莫難制者強宗巨室今之主經界之議者儻致察於斯焉斷斷行仁之可必反已 凡張文制度等題當從此悟

五路以玉為飾

雖然飾於瓚也流美在中飾於佩也動思致曲文華不備固國典之有愧溫厚不循亦吾身之未足誠能觀火車之戴而參比德之義焉勉哉王之如玉

日月為常

雖然禮不徒行君宜對越藻色未彰固有國之愧光輝不稱亦吾身之闕必也因常之義而明德以將之庶御存於日月

天子大采朝日

雖然礼不徒行意誠有在當陽之道宜盡於一已燭物之明欲周於四海故易之豐謂王宜日中照天下焉豈徒彰於物釆

王祀天大裘而冕

抑又聞言天德者雖不飾之是先論君心者以至誠而為大為惟亹亹則何

懲惡服之制美辭既變變則无愧觀象而作會必也精神對越而不徒取其質焉又當求於禮文之外

以度教節民知足

雖然上之教也使由而必使知人之情也能節而不能絕防閑不備因圖典之愧表率未善亦吾躬之缺然則教民以度又在以身為度焉所以一羣心而知節

口口

辟雍與靈臺同符

噫人心視昔何有淳澆學者思古宜深觀覽一臺何為而有以示化廢民何知而潛然自感使游辟雍之地者猶不如靈臺之民得為无憾

自謙

高明博厚配天地

雖然強而自任則失也豈无亢之戒過則悔斯必有故責之薄者躬必自反而聞之多者約而有守此天之聽卑而地之惡盈亦見其高明博厚

事聖君无諫諍

然而聖君无過也焉用忠規言路或塞也猶防僕患故我皷立于朝益張諫者之氣鐸徇于路用警官師之慢嗚呼古人以是而存心尚安有可諫而不諫

辨説

孟冬之月日在尾

噫元氣轉而自有機緘定序差而常基毫髮辰星當究於迭運度數豈容於少越此高允所以知五星聚東井之非在尾蓋推於十月

九州之志謂九卯

是書也雖所述之甚詳奈其傳之不久意煨燼之餘所關非一豈刋定之際持刪其九彼序書者乃謂述職方以除九卯果聖人之意不

雨三日以往為霖

雖然質之公羊異持紀於九年稽諸穀梁變止云於八日今也削其電而反不之載贅以霖而又舛於實彼杜征南不曰傳誤而曰經誤焉蓋滋其失

衡助旋機齊七政 辨題字

雖然在璿齊七政虞典昭垂謂機齊七政邉書具著丈既俱異義將安據

當知夫旋機者以星言而璿機者以器言均有待玉衡之助

養民之本在六府

雖然府非藏名也藏者上冨而下貧本非末比也末者商賈而農損每嗟此意之久斷安得後人而盡反故夫六府之說不發於後世征斂之日而發於古人平成之時尤見養民之有本

難疑　全在縱結上說

善政致和猶抱皷

至知雍熙之世水尚相乃穿輯之朝旱猶未勉豈人事有所未盡抑天數時乎戒拜以是知不應者其變而應者其常和盖由於政善

舉逸民天下歸心

雖然英俊進則可以強本朝真儒用則可以鋪天下何尤服於衆志乃獨歸於隱者蓋舉而至逸民則无不舉焉此聖人有為而言也

舜為法於天下

斷之曰民心罔有弗從帝治无乎不治何鯀之戮弗迪於彝訓何苗之頑或踰於檢押並非帝之德有具天下焉彼自負聖人之法

天下有道則見 玄

難之曰孟子以梁惠王爲不仁孔子以衛靈公爲无道退適其國以攄所抱
是皆應聘而來然其去亦未嘗不早

聖人守位曰仁

抑嘗疑古人踐履也蓋出於无心世祚久遠也皆付之有命如其計效於得國何
以安行而爲聖然而讀易者又當知有憂天下後世之心深戒不仁之病

高祖懷天地之量

是何雲夢之縛不赦於韓侯淮南之逆不容於黥布吾非无宇宙之量彼自
觸雷霆之怒蓋至忍之中有至仁者存所以見高皇之度

五行五常之形氣

抑嘗論洚水儆予豈尭智之或虧流金爲變非湯仁之未稱蓋聖心固无不
備之德而天數自有適然之應君人者惟无以五行之不常而易其常則咎
證適爲休證

殷周井田制軍賦

抑嘗疑地官之職辨土地之士人司馬之法出乘車於百井討其什伍若是甚備

至於征行抑何太省嗚呼古人役民之少而愛民之意多益見生民之幸

抑嘗攷地屬之始終見周官之綱領何井田成法載諸典以甚至何軍賦一事求其詳而特省蓋聖慮後世必有慢其經界而為卯甲者出焉所以不詳於賦而詳於井

周制畿內用貢法

抑疑之太宰職貢也第專侯國之貨財懷方掌貢也惟及遠民之逆送胡為萬物之獻厥略王城之艰獨不見大禹之別九州惟堯都之無貢

黄帝以雲紀

雖然垂之天也凡所以皆詳施之人也何所為而非事何於傳之中特舉其一而命之外未聞其備學者當觀郯子之言特以答問官之意

春秋信之符

若乃夏之闕其月也辭不妄加郭之亡其名也意無私徇以一事之疑猶略不載則全經所述時非可信乃知二百四十年之事斷自於春秋信有如於符印

漢唐歷本於律易

柳嘗疑子駿之譜恭易象以統元揚雄之法擬易經而豈歷豈陽律之制徒以器寓而神著之妙出乎天錫蓋律亡於漢而易獨以全經存宜後人之準的

形色天性

柳又疑形謂之天則身豈待修色謂之天則容何必正蓋強踐後能特賢者之事而周疑皆中乃聖人之盛不然則五霸之假湯武之身何以不及堯舜之性

推廣

清妙一個而三歎

柳又聞盛德不可形容大樂猶難莫寫被諸管絃此特粗耳見之稱頌亦其小者極而至於上天無聲無臭之間此文王所以為文也

虞書數舜之功

柳又聞治之粗者雖可名言德之大者實難摸繪故筆舌所記舉皆糟粕之末而心術之妙或出形容之外然則舜之功可數而有不可數者存此舜所以為大

善政致和猶桴鼓

雖然至治无象也乃治之神大音希聲也實音之善故藏於冥寞者皆用之寓而見於響答者特諸人之顯夫惟合同之妙有非枹鼓所可形容見化工之不淺

獻替建太平之階

雖然治之未進也當明致治之攸基邦之既安也必念保邦之所以叢脞之戒不以雍熙而少替持守之規敢謂盈成而遽止故獻替尤不可怠於太平之時豈特階太平而已

聖賢時人之耳目

胡不觀讀周公儀禮者猶知盛典之存闚孔堂絲竹者尚想正音之雅彼見於後世猶存奮發之念况得於當時曷有昏迷之者是知聖賢之道將與天地相為始終豈持一時而止也

聖人肆筆成書

筆非閒筆也假筆以成文書非泥書也因書而見信不緣有象之妙曷顯无名之聖至於兼忘乎二者之間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明德惟馨

然而德惟光稱德乃莫加治惟光參治斯爲至故言其明者第彰臨下之赫
取馨者但寓感神之意及其如上天之載而聲臭莫明又不可以窺其秘

聖人以百姓心為心

皇乎我仁天蕩蕩以含洪德澤洋洋而溥博非惟老吾老以幼吾幼抑亦憂民
憂而樂民樂然則推是以往又將以萬物之心為心暨鳥獸魚鼈之咸若

元者善之長

至如經嚴麟筆而文燮於一年律肄鳳鳴而統先於三者蓋開物成務而道
既悉備則立辭命意而義因類假此元之為大愈用而愈不窮所謂善之長也

多助之至天下順

昇我魚躍而我乃濟師璽出而神因勸進長江波濤壯武騎之挫衄八公草木
輔銳兵之強晉及其至也不惟人助之而天亦助之天下烏乎而不順

報復

君以民為天

以是知上之待下也既已盡誠下之事上也宜無不敬一言之發則咸曰天語一口

之彰則詩云天命豈知君以民爲天而民以君爲天足以見君民之盛

君以民爲體

雖然君之兼愛也惻怛有加民之懷惠也歡忻共寫惟視猶赤子无剝膚於上則戴如元首皆同心於下此大學論親民之道而有心廣體胖之言亦此意也

文帝愛民如赤子

异哉莫大之恩信未易忘難報之德不容自釋心結四百年也各致終身之慕則指數十載也无犯嚴君之責夫惟文帝愛民而民亦愛之益見推心之赤

天子父天母地

竊聞之君之術仰也既盡其誠民之視朝也亦尊於此故聰明仰戴於元后而豈弟樂歸於君子是知聖人以父母事天而民亦以父母事聖人理同一揆

子在齊聞韶

异哉德因樂以難忘樂感人而易動鍾鼓未衰也孔子既得以送舜絲竹升聞也共王又徒而慕孔愚何幸躬親授受之道而獲聆中正之音豈羨漢庭之策董

文景循古節儉

雖然帝之儉也惟昔之稽後之法也亦帝之取鑒之口 朴尚形長慶之間宮室之諫有感初元之主故曰文景循古節儉而後世復文景之循迭為今古

周之士也貴

雖然儒在下也固侯君而尊君居上也亦以儒而貴故辭玉於秦適以重魯而脏珠於齊反將經魏然則士以周貴而周豈无貴於士乎此楊子所以有恭寶待人之謂

總會

克己六經之所上

抑嘗究講習於聖明門得指歸於問目参之三省道惧所貫四无貳過而禮因以復此論語所以為喉衿一而紋六

禮義廉恥謂四維

惟然人能好禮恥所由生心不知義廉奚自出蓋道本渾而離則散坐雖殊而歸則一則柳宗元所謂見其二維而未見其四維學者毋識其失

威武文德之輔助

雖然嚴而服者豈服如柔之自然迫而從者未若悅從之為愈諸侯不畏兵革而畏衣裳之會三苗不聽誓命而聽羽干之舞乃知古人文德之中自有不怒不殺之神夫豈外求於威武

舜同律度量衡 韻不略末

抑又疑備器之用非一可虧作樂之命旨詳且篤諧八音兮既重於汝典開五聲兮復言於予欲蓋律者度量衡由之以生所用尤關於民俗

伏羲始畫八卦

説者謂宮室之制取壯而為書契之興由夬以察意觀象之初所取非一何命卦之名特言其八夫豈知三畫之中而六十四卦皆具焉貫道原之管轄旁通

皇極經緯天地

是極也在麟經為權衡之書於羲易居二五之位箕子陳之而演洪範之訓孔伋傳之而著中庸之義惟六經無訓而不外乎斯所以統其心於天地

乾天下之至健

是健也剛而不陷為需陽而在下為泰散之大蓄則篤實以正寓之同人
則文明以會信夫物皆具一乾而不能以盡乾此所以獨稱其大

推原

孝宣宿威北敵　得人

雖然周非召虎則玁狁誰征唐有子儀則回紇自去惟得人而共治始信威而
還著此孝宣以四方賓服而畫象麒麟深念股肱之助

摹二京而賦三都　由於五經

雖然二子之賦同此規模五篇之義孰為脉絡桑木草麻盡雅頌之歌詠宮
室車輿皆禮樂之制作不然三都二京為五經之鼓吹焉何以並稱於孫綽

宣王復文武之竟土

抑自夫命韓侯則北國來寧任召虎則淮夷率服然而乃祖召公維文后之
翰尚時韓國政武王之務推原至此而後知宣王任使之意无異於造周之
初竟土烏乎而不復

要終

春夏祈穀于上帝

夫然望之切則應之必然祈之勤則報之亦重氣致祥也既格於合穎道有相也後降於嘉種吾乃知古之噫嘻豐年之詠相爲始終見王者周旋之奉雖然勤祈當種植之初圖報必収成之假故祭於秋也載取良耜而享於冬也復行大蜡則知噫嘻豐年之什蓋益相為始終豈特祀嚴於春夏

詩書戒成王

是何假樂之詩載歌顯德之章周官之書備著敍民之旨非公意勤渠有以爲訓則王心怠忽胡能臻此嗚呼始也公以詩書戒王而終也又以詩書美之則是戒也乃其為美

貶　亦非得已不可輕貶

文帝馳射上林

獨恨拔臂之將以數奇而不封騎射之守因一言而遽舍豈擧才不用於邊閫故乘方之反親於戎馬嗚呼使文帝移射獵之勞而任賢使能則吉日車攻之意也

功臣受山河之誓

豈意夫盟爾同而心則不同功與共而位難焉共九江猶在布萌背約之念

大梁如故越肆姦謀之縱噫封爵之誓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此開
國戒小人之勿用

太宗乙夜觀書

正觀之治皆以勤成末年之弊類因驕失日昃夜艾无復終始晨出夕返流
為遊逸于時也皆亡於人欲而夜氣不存復何分於甲乙

高祖能用三傑

惜乎或肆誅夷或遭縲紲幸而辟穀而去獲遂保身之哲使其於三子而善
始善終又所謂百王之傑

封爵誓山河

惜夫耳言猶在而遂戮於韓彭口血未乾而濞夷於梁楚江山如舊而國已變
狗兔雖寃而訴无所然則高祖之誓其果然乎殆為虛語

丹扆六箴

斷之曰謗木未設舜豈他求汚水已規宣无不戒盡誠動于內雖非物以有警
儆是迫於物將愈怠久而昌勿壞嗚呼使唐宗之是扆也常如降詔之初端不
負文儆之進箴

用故事經語結

儒術行則天下富 古 最有力古作少如此

上方準絕盛典之文排擯諸家之陋修大禹之功叙法周公之井授晏然順神於几席之間不待封侯而民富

乘者君子之器 古

必使微不階尊貴先逼下苟無辭象之醜安用貫口之舍如其不然孔子謂盜之招也

道在邇 古

噫以指喻指則猶未之非執柯伐柯而尚疑其遠苟養心皆達於固有則率性敢忘於自反然後取之左右逢其原蓋由知本

示朴為天下先 古 結有意但句稍長

雖然緼衣帝帶也非不儉於吾身帝服后飾也曷未更於天下盡正人以已者雖曰上聖然必後世仁則乃稱王者彼洛陽今年少毋乃太早乎反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漢用三傑 古

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顏之主旣啓鼎足之臣可重宜乎項氏之所以亡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說詩解頤 古

然而經貴行道何彼詖識詩本無邪旨虧忠節蓋所學僅止於口耳故所感惟滕於頰舌吾請誦荀子之言善爲詩者不說

以禮爲冀

聖人以是戒杂巵之死文念相鼠之有体行之宗廟則蹡蹡而肅肅升之朝廷則蹌蹌而濟濟不然何以垂象於天以翼其星而配禮

太音希聲

竹簡載兮韓莊遂致於紛爭土鼓興兮鄭衛斯聞於代有自一唱之疣贅致百家之分剖宜乎夫子之言深歎三緘之口

第八韻終